

剩

言

剽言卷之十二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一

頃與友人譚及聖學有曰孔子近禪孟子近玄
彼其自道曰無知曰無能曰何有其門人曰
無意無必無固無我不居然禪宗語乎論養
心曰寡欲論養氣曰持志曰勿正勿忘勿助
長不居然道家言乎予謂此語良然但釋氏

有托離生死之意。道家有長生不死之意。是猶有生死見也。孔孟則渾然忘之。自是超出二家。

二氏與吾儒其不同者教也。其無不同者道也。爲其教之異也。而欲并其道。而斥之。則誤道爲其道之無異也。而欲并其教。而一之。則誤教。

或問佛氏何以名釋。仙宗何以名道。曰。以字義。

解之釋者遺釋也。色空俱遺是名釋。故道者道路也。內外經行是名道。故然則吾道何以名。儒曰字從人從需。立人所需是名儒。故

道家曰一念不起謂之中。釋氏曰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那個是自已。本來面目。吾儒曰喜怒哀樂之未發。然則仙佛亦儒。儒亦佛亦仙。

佛家云心不外受名曰虚心。心不外逐名曰定。

心道家云惟今定心之上豁然無覆定心之
下曠然無基數語皆超超玄箸

三教聖人學問總只原始要終四字盡之孔曰
未知生焉知死佛曰天地未生以前道曰父
母未生前大抵此事欲要其終先原其始欲
明末後先究只今只今灑脫末後灑脫只今
自在末後自在歷代聖賢所以超然輕舉不
爲生死桎梏者良由生前一切覷得破打得

徹不被情牽，不受物縛，故能撒手懸崖去來
自若。

從來皆以佛氏尚無，吾儒崇有，不知佛氏亦未
嘗尚無也。今釋其言曰：於有爲法界，示無爲
法而不滅壞，有爲之相；於無爲法界，示有爲
法而不分別，無爲之相。又曰：有爲雖僞棄之，
則功行不成，無爲雖真趨之，則聖果難証。又
曰：所謂二乘墮於無爲，廣大深坑。又曰：若菩

薩爲一切衆生成就一切僧法不應取着無
爲然則佛氏何嘗專尚無哉至於吾儒語性
命不覩不聞語天載曰無聲無臭語大舜曰
無爲而治語文王曰無然畔援無然欣羨則
又何嘗專崇有也

壇經云慈悲卽是觀音喜捨卽是勢至能淨卽
是釋迦平直卽是彌陀方等經云慈悲爲佛
眼正念爲佛頭妙音爲佛耳四辨爲佛舌六

度爲佛身、四攝爲佛手、平等爲佛指、戒定爲佛足、種智爲佛心、語皆實際、不落空幻、然則善事佛者、誠能清心寡欲、積功累行、斯已花開意樹、水淨心池、毛孔孕紫檀之香、舌表變紅蓮之色、何必禮竺乾、瞻龍象、而後爲淨土修哉。

有其辨才而無其定力、不如捧鉢鈍丁、無其苦行而有其威儀、不如持瓶豎子。

學人發菩提心修清淨業須是時時顧諟刻刻存省恐智幢之易折儼戒寶之將沉吾獨惡夫事事無礙之說之爲狂夫口實也

圓覺疏普賢云體性周徧曰普隨緣成德曰賢又云曲濟無遺曰普隣極亞聖曰賢吾輩於經籍能字字作如是解方有體會

楞嚴云陀那微細識習氣成暴流與吾夫子習相遠語殊而旨一

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卽寂而
照曰妙明卽照而寂曰明妙此卽中庸誠則
明矣明則誠矣之義

朱子曰圓覺自誠而明楞嚴自明而誠旨哉此
語可謂實中探其驪頷食中啜其乳糜矣誰
謂此老不究心佛乘

儻然無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寄而理自玄會
釋氏之微言何必非吾儒之妙理

天台智顛云止是伏結之初門觀爲斷惑之正
要愚謂止之與觀是一非二止乃生觀非止
則照體何由而澄觀亦生止非觀則情緣何
自而息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古云常滅動心不滅照心須知非別有照心不
動之心卽名照心非別有動心不照之心卽
名動心

或問何謂無所住而生其心曰大學正心一章

已自明白透露矣、有所恐懼、有所憂患、有所好樂忿懣、有所卽是有所住矣、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不知卽是不生其心矣、易之寂然不動卽是無所住、感而遂通卽是生其心。

青青翠竹、總是法身、鬱鬱黃花、無非般若、是吾儒游藝境界、風送妙香、結而成蓋、月臨淨水、印以搖金、是吾儒依仁景象。

槃山示衆云。瘖璣不動。寂爾無言。覲面相呈。更無餘事。與吾師無隱之旨。何殊。

僧問趙州。十二時如何用心。師曰。汝被十二時使。老僧使得十二時。然曰。使則猶有間也。論語曰。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爾。又何使之有。

達觀云。堪笑眼前見牢獄。不避心外聞天堂。欲生愚謂除却天堂。卽是牢獄。除却牢獄。卽是

天堂豈更有天堂牢獄作對耶。

法海禪師示衆云。天下人一向活活極則忽然死。這老漢一向死死極則忽然活。吾輩於此。參究得透。二家之學。思過半矣。

或問如何是當下認取。曰。纔呼便應。纔痒便搔。非有思惟。是名當下認取。如何是當下承擔。曰。饑人遇食。渴夫遇飲。更無等待。是名當下承擔。

止觀一經是初地方便之門亦涅槃究竟之旨
有大雄之實際而無其虛幻無諸經之浩瀚
而有其精義

佛乘之有心經金剛楞嚴圓覺猶吾儒之有大
學中庸論語孟子也學庸語孟貫通而諸子
百家有餘蘊乎心經諸經透徹而四樹五乘
有滯義乎予嘗欲合刻四經取諸家疏義附
之爲禪家四書蓋有志而未逮云

淨土論曰、愛不重、不生娑婆、念不一、不生極樂、然則出世大事、宜莫如割愛止念乎、

朱子云、心經既說空、又說色、蓋欲於色見空耳、予謂非說空、又說色、蓋空卽色之空、色卽空之色耳、柱下所謂當其無有車之用、語意亦然、

陳了翁嘗言佛法之要、只在金剛經一卷、金剛經一卷、只在九個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是也此九字華言一覺字其字九其物一其
物是不誠無物之物非萬物散殊之物其一
是一以貫之之一非一二三四之一年過五
十卽宜留心早知一日卽得力一日勿復因
循獨在心不忘耳想了翁當日自是有得而
言之非漫言以欺人者第不知其旨謂何聊
識於此以質之於有道人

縉紳以逃禪爲雅致俗士以佞佛爲淨修闕其

園竹林檀閣、清涼現前、聽其言、海溢天悠、煩
惱頓盡、實乃役役私情、勞勞名利、百慾煎其
肺腸、萬緣纏其肢體、此正地獄種子、安得菩
提善根、

宗問問荅機鋒有妙、出新語之外者、予嘗欲一
一拈出、編爲宗門新語一書、而見聞有限、蒐
羅未弘、終未敢草率從事、今略舉數語、如僧
問先智和尚曰、如何、則是、曰、是、則有非、曰、如

何得入曰何嘗在外曰如何是佛曰那個是
衆生曰四大緣何有形曰虛空何緣無象曰
如何是大道曰我處無小徑曰如何是小徑
曰我不知有大道曰乞和尚指示曰長劫來
原不曾蒙蔽汝或問清涼益師曰如何是沙
門所重曰若有纖毫所重卽不名沙門又老
宿問一座主曰疏鈔解義何如曰鈔解疏疏
解經宿曰經解甚麼主無以對又龍圖王蕭

問南堂曰、某有個見處、纔被人問、却又開口、不得、未審過在何處、堂曰、過在有個見處、堂却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堂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堂曰、爲甚麼、又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又馬鳴大士問夜奢尊者曰、我欲識佛、何者、卽是曰、汝欲識佛、不識者是、曰、佛旣不識、焉知是乎、曰、旣不識佛、焉知不是、又僧問清上座曰、弟子每

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清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反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僧問馬祖如何說卽心卽佛曰爲止小兒啼口啼止時如何曰非心非佛又僧問同安丕師依經解義三世佛緣離經一字卽同魔說此理如何曰孤峰迥秀不掛烟蘿片月行空白雲自在又東印度國王問般若尊者諸人盡轉經

師爲甚麼不轉。曰：貧道出息不隨衆緣，入息不居蘊界，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又可大。師問初祖達磨曰：我心未寧，乞師與安。祖曰：將心來，我與汝安。良久曰：覓心了不可得。祖曰：與汝安竟。又僧燦謁二祖曰：弟子身纏宿恙，請和尚懺罪。僧曰：將罪來，與我懺。良久曰：覓罪了不可得。祖曰：與汝懺罪竟。又或問惠國師曰：如何是羅漢一句。師曰：我若向汝道。

便成兩句了。又問如何是第一義。曰：汝問的便是第二義。又世尊見文殊立門外。曰：何不入門內。殊曰：我不見一法在門外。何以教我。入門來。凡此數條。固未足盡宗門精義。而舉一例百政。如截瓊枝。寸寸是玉。折旃檀。片片皆香。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信哉。

新言卷之十三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二

爲禪宗之說者曰、道人修命而不修性、爲玄宗之說者曰、釋子修性而不修命、不知性命二字、是一非二、存神絕慮、自無不透之靈源、性寂情空、詎有不固之根蒂、

天命之謂性、卽是道家丹頭、率性之謂道、卽是

道家火候

浩然之氣是孟子大丹頭。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是孟子真火候。

形以道全。命以術延。儒者以爲不根之譚。通人以爲著己之務。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二語缺一不可。上德卽所謂全形之道乎。下德卽所謂延命之術乎。然上反易知。下反難遇矣。

或問谷神玄牝之說。予曰。道家言多不明白。說破。牲往借象立名。使人參悟其實。谷神玄牝。卽吾儒虛靈不昧之旨。以字義思之。谷卽虛也。神卽靈也。不死卽不昧也。玄牝卽生生不息。所謂玄關一竅是也。今夫虛靈一竅。誰獨無之。只爲氣拘物蔽。故日薰日染。日至汨沒。而不悟。若能去智去故。滌除玄覽。則向來一竅。依舊湛然不昧。此湛然不昧處。卽是生天。

生地之本卽是吾人下手做處。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

玄關一竅須是自家會得。又須是自家工夫到始會得。人不能爲之言。

玄關一竅說者紛紛。在方士尤多舛謬。惟李清菴先生說得甚醒快。其說云。玄關者。至玄至妙之機關也。寧有定位。着在身上。卽不是。向外尋求。亦不是。泥於身。則着於形。泥於外。則

著於物、夫玄關者、只於四大五行不着處是也。今設一喻、令人易曉、且如傀儡手足舉動、百般舞蹈、在乎線上、關捩實由主人使之、傀儡比人之四大一身、線比玄關、抽牽的主人、比本來真性、傀儡無線、則不能動、人無玄關、亦不能運動、汝但於二六時中行住坐臥、着工夫、向內求之、語默視聽、是個甚麼、若身心靜定、方寸湛然、真機妙應處、自然見之也。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予曰未能死焉能生
朱晦翁曰靜極而虛如春沼魚動已而翁如百
虫螿誰謂此公不信神仙之學

人豈能無事於心但不必有心於事

瞬存息養每作尋常字面看過細思之瞬屬目
是此神出入之樞息屬鼻是此氣呼吸之戶
神屬性氣屬命性命之奧具於是矣

築基煉已自是玄宗首務丹家紛紛辨說撮要

而言無逾清心絕慾四字

避暑山中閒譚鎮日友人劇論心印經義首舉
上藥三品予謂雖分三品經文內云精合其
神神合其炁炁合體真又云神依形生精依
炁凝而結之曰三者一理妙不可聽則三家
相見之旨於此可悟矣李易簡註云合則爲
一分則成三纔有分合便判生死於此理會
得透思過半矣如何是存無守有予曰恍恍

惚惚窈窈冥冥無也。其中有物，其中有精，有也。有因無感而有靈，無因有激而成象，存無以覓，汞守有以制，汞義或然乎？如何是迴風混合？予曰：混合殆卽合三藥而一之乎？迴風混合，殆卽閉關行火工夫乎？柱下經云：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入藥鏡曰：鼓巽風，運坤火，其斯之謂歟？如何是踐履天光？呼吸育清。予曰：此亦難言。大抵宇泰定，則天光發；天光未發。

則踐履皆妄。故曰踐履天光。嗜慾絕則清氣
生。清氣不生。則呼吸皆粗。故曰呼吸育清。如
何是聖日。聖月。照耀金庭。予曰。當是宇泰定
而發天光之意。坎中真陽。是名聖日。離中真
陰。是名聖月。三家之會合。既神透體之金光。
自現。其實照無所照。耀無所耀。照耀且無。日
月何有。如何是非白非青。予曰。青當是龍。白
當是虎。青龍白虎。上仙特藉之以著交姤升。

降抽添擒伏之理大丹既成則一真獨湛諸象皆泯何青龍白虎之有一時騰頰有如射覆將無貽口給之譏耶識於茲以質諸有道煉心伏氣仙釋所同得藥耽空仙釋所異

調琴鑄劍之喻只是理性之法若欲掃除習氣自非拾萬磨楯努力一戰安能得會朝清明衆人之心聽命於耳目口鼻所謂氣使神也至人之耳目口鼻聽命于心所謂神御氣也神

御氣則生、氣使神則死、

滅聲色、心易滅、嗔癡心難、滅嗔癡心易、滅浮游
心難、

道德經之綿綿若存、下一若字、妙不容言、復繼
之曰、用之不勤、用之不勤、卽發明若字之義、
大通經曰、後天而存、存而無體、然而無體、未
嘗存也、亦卽此義、

未能絕命忘機、且先簡緣謝事、未能吐納搬運、

且先養氣嗇精

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却被風吹落、此二語可
以倣今之言採藥者

悟真云未煉還丹須速煉、煉了還須知止足、愚
謂止足豈漫無所爲、抱真守一如鷄伏卵如
龍抱珠、功夫更細以密矣

心生性滅、心滅性現、此以習心言也、靜爲之性
心在其中矣、動爲之心、性在其中矣、此以真

心言也

忘機絕慮、閉息存神、可曰小安樂法、亦可曰大歇手法、

李清菴嘗言清心釋累、絕慮忘情、予作回文讀之、情忘慮絕、累釋心清、其味更旨、

念頭不可稍有所著、無論邪萌妄想、卽浮游出入、希聖希賢之想、皆是青天雲氣、

回光返照四字、是道家息氣凝神之密諦、亦吾

儒過欲存理之初機

息之一字是三教單傳之密諦在佛氏謂之息念歸空在道家謂之息氣凝神在吾儒謂之息心明理

止念是吾人第一義然止念亦是大難嘗試冥心自照卽一刻之頃此念何嘗有一息之停所以然者緣染旣深掉放旣慣自非發猛決心用嚴持力漸漸撥轉漸漸降伏未有能帖

然相下者、

李清菴先生太極頌云、命係乎氣、性係乎神、潛神於心、聚氣於身、此長生十六字訣也、

或問烹鉛煉汞之說、予曰、此亦難說、大端只是降伏身心而已、曰、何謂身心、曰、身是歷劫以來清靜自無中之妙用、心是象帝之先靈妙本、有中、之真無、曰、如何是文煉武煉、曰、這個身心未降伏時、須用剛決之心敵之、是爲武

煉既降伏時、須用和柔之心守之、是爲文煉、
張平叔有云、兩手捉來、令死闔、煉成一塊紫
金霜、武煉說也、漫守藥爐、看火候、但安神息
任天然、文煉說也、

既濟未濟之說、解者紛紛、獨管蟾子數語、最爲
簡透、曰、水升火降、謂之既濟、易曰、山下有澤、
損、君子以懲忿窒慾、懲忿則火降、窒慾則水
升、水火不交、謂之未濟、不能懲忿、則火上炎、

不能窒慾則水下滲

莊子天運篇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數語括盡乾坤坎離之旨周天火候之秘

莊子正是發老氏之所未發細觀三十三篇亦是見精神而久生之道亦是忘精神而超生

之道、讀者豈得專以文字求之、

陰符經九竅之邦、在乎三要、參同契云、耳目口
三寶閉塞、勿發揚、愚謂此固降伏之真詮、齋
守之要術、要之一了百當、則莫若養心、蓋心
是三者的主人翁、主人翁廓清得淨、站立得
穩、三者自然不能搖動他、故曰、得其一、萬事
畢、又曰、養其大者爲大人、

朱晦翁註元公誠通誠復之義云、這個物事、流

行到這裏歸着、便立在這裏、既立在這裏、則
又從這裏做起、晦翁雅不信神仙之學、乃此
數語、非深於神仙之學者不能。

且勿道抽鉛添汞、試問鉛汞是麼、且勿道取坎
填離、試問坎離是誰、噫、遊人醉矣、杭州是汴
州耶、

只道行禪坐亦禪、聖可如斯、凡不然、每誦此語、
使人興末由之嘆、

陳致虛云何謂靈常靜常應之謂靈逆施造化之謂靈何謂聖太極初分之謂聖虎不傷人之謂聖音哉說靈父聖母恁地分明而盲師俗士妄自揣摩執迷不反寧不自悞悞人

神仙真訣只要辨得真鉛真汞識得進火養符窮取生身處五字括盡丹經千萬言

進火養符毫髮少差危險立至

戊巳是徹頭徹尾物事

道德南華自是譚玄之祖不必以神仙之事混
之長生冲舉自是方伎之微不必以老莊之
學附之

佛印與東坡書云人生一世間如白駒之過隙
三二十年功名富貴轉盼成空何不一筆勾
斷尋取自家本來面目萬劫常存永無墮落
縱未得到如來地位亦可驂鸞駕鶴翱翔三
島爲不死人何乃膠柱守株待八惡趣愚謂

此事現在眼前豈須尋取吾輩只是姑待一念日復一日斷送一生每誦此書不覺通身爲之汗下

悟真云須知由我不由天又云也知由我亦由天識得由我不由天則急須積功識得由我亦由天則急須累行故知功行二字分析不得

名韁未解利鎖未捐沉軒六賊之魔在皓萬緣

之內而曰吾對境而忘境也。吾居塵而出塵，也是何異燖鷄與脫於湯火，廁蛆希運於天池乎。

三教聖人都是三段境界。三段者何曰本體曰工夫曰究竟。本體要認得真，打得徹，工夫要做得細，煉得熟，究竟則依然還其本體，着不得一毫工夫矣。

河圖括地象曰：天皇氏澹泊自然，與太極同道。

身佩九翼開山圖曰人皇駕六羽騶雲車出
谷口此豈盡荒唐語耶宇宙寥絕何所不有
自不得以耳目情量之所及而斷之

荆言卷之十四

荆言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三

發蒙振聵廉頑立懦未有不得之讀書者

詩書非糟粕也昧者讀之自爲糟粕耳文章非
浮華也淺者出之自爲浮華耳

人之情憂不能爲喜哀不能爲樂怒不能爲平
維讀書到會心處憂者忽然而喜喜者忽然而

而憂哀者忽然而樂，樂者忽然而哀，怒者忽然而平，平者忽然而怒。

讀書深則涉世之途徑自老，涉世老則讀書之趣味愈深。

讀書如服藥，藥力多則神氣自倍，讀書久則識力自高。

窮理致用，是讀書四字箴。

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閑靜一之

中、超然自得於語言象數之表、此龜山先生平生得力語也、既以此自證、復以此教人、吾輩宜大書一通、置之座右、

析薪者必柶其理、解牛者必批其竅、理脉理也、竅虛處也、讀書而不得其脉理、何以撮其言中之要、不於其虛處會之、何以叅其言外之神、

聖賢學問、無非欲人收攝身心而已、然未有不

收攝身心而能學問者，故善讀書者，凝其神如伏鷄之抱鵝，戢其氣如黠猫之捕鼠。

湯霍林作門人制義，敘有云：竭凡情而往迎聖諦，以來吾取以爲讀書法。

愚嘗謂孔孟諸子皆開闢以來所未有之異人，四籍一編皆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以開闢以來未有之異人，留開闢以來未有之異書，非夫眼空三界，胸羅萬有者，安能窺其崖略。

哉

學庸語孟一厄於舉業文字一厄於學究師承
有意思人須是於處厄中猛求解脫乃得

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夫子喫緊教人讀書法
朱晦翁云逆有從容等待之意如前途人等
待後來人須是耐心等待若躁急而向前尋
取則是捉志非逆志矣語亦有味

朱子嘗言讀書老年與少年不同少年時精力

有餘可以從容徐繹老年來讀一書直須沉
潛反復研求極至常恐光陰有限難得工夫
再去理會旨哉言乎予謂我輩悠悠忽忽只
爲姑待二字斷送一生若能於少年時便作
老年筭計何患工夫不精學問不進

讀書膽欲大心欲細識識氣欲下

讀書須要異處看得同同處看得異疑處看得
信信處看得疑

晦菴先生嘗看上蔡語錄其初用紅筆抹出已
用藍筆抹出已又用黃筆抹出三四番後又
用墨筆抹出看他是何等精研何等體認
直接朱泗尸祝千秋豈偶也哉

今後生所以不肯讀書者總爲科名之念太速
故取徑甚捷用功甚簡只一部通鑑性理載
在令甲者尚經年不一觸手何況其他沈攸之
云早知窮達有命悔不十年讀書可謂欲覺

晨鐘矣

山谷與李幾帖云。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茫然。朱晦翁云。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義。然後隨其淺深。緩急輕重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方爲得之。未可便以吾先入之見。橫據胸中也。予謂山谷其見高。晦翁其心虛。有山谷之見。方不受書瞞。有朱子之心。方不受我瞞。善學

者取途於朱子而造詣於山谷可也

讀牛山篇而不郝獻泣下者必無良心讀齊人篇而不媿慙汗流者必無血性

讀孟子保民篇便當思吾人此心刻刻有發現之端倪刻刻有當用之察識刻刻有遍滿四海之分量其勃然不能自己猶之不忍於鰥鯀之牛也其茫然不能自喻猶之不解於愛牛之譏也其充然不可鬪猶之老老幼幼之

無不暨及也。其卓然必有實際，猶之制民之
產之不可虛文借也。若只在齊宣身上理會
此諺所稱爲古人擔憂者，何益何益。

讀歷代諸史，但當徵其事，不必苛論其文。讀諸
子百家，但當徵其文，不必苛論其事。六經而
下，事與文兼該者，馬史、班書、左傳而已。

讀書要韞藉厚，不可遺一字於胸中。作文欲洗
汰盡，不必留一字於筆下。

陶 讀書不求甚解、吾終不敢以爲然、

人有稱仲尼兄者、問者曰、天不生仲尼、萬古如
長夜、子何人、敢稱仲尼兄耶、其人曰、怪得羲
皇以上、聖人終日撚紙燭而行也、李湘洲先
生有云、孔子之稱堯也、曰、則天而已矣、天之
上有天焉、堯未必能則之、孔子未必能知之、
且無論天人、卽開闢聖人、如盤古伏羲之流、
以之方堯、其分量大小、將有辨乎、無辨乎、讀

書者須作如是觀，方是眼空天地，胸羅宇宙。陸士衡文賦：劉勰文心，雕龍才士，須是句句研究，字字推勘，下筆乃不致草草。

文章家美有萬端，妙難僂指。撮要言之，無逾靈之一字。文之靈者，非聲非色，非臭非味，棲神恍惚之中，得趣筆墨之表。

李伯時作李廣奪胡兒馬圖，挾兒南馳，取胡兒弓引滿以擬追騎，觀箭鋒所值，發之人馬皆

應弦也。黃山谷曰：使俗子爲之，當作中箭追騎矣。文章家能於此有悟，入思過半矣。

文章之妙，雖機局議論波瀾結束變化靡常，至其精神，必有注射處，非可泛泛隨手架搭也。昔黃筌同蜀後主，指示吳道元鍾馗圖，謂道元以右手第二指抉鬼之目，不若拇指爲有力，令筌改進。筌不用道元本，另作以呈。後主怪其不如昔，筌曰：道元所畫者，眼目意思俱

在第二指臣所畫者眼目意思俱在擬指後
主悟乃喜文章之妙何獨不然所謂眼目意
思卽精神注射處也

春山艷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
而如粧冬山慘澹而如睡海山微茫而隱見
江山巖麗而峭卓溪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
頽而堆阜文之依題布景當亦如是

文章分際如棋力酒量一毫勉強不得故有一

分醞藉卽有一分發杼有十分醞藉卽有十分發杼以庸人而作英雄之語其神情必不肖以英雄而作聖賢之語其氣象亦不侔

孔子之文渾淪含蓄使人神遠孟子之文英爽駿發使人魄動曾子之文切實近裏使人意歛子思之文廣大無際使人心暢

可得而指其佳者非文之至也以其猶有象也不可得而指其佳者則文之至也以其無象

也。近日會元墨菀，所以稍遜前輩者，政惟其佳處多耳。

昔與吾友龔汝溪論文，欲以一字括之，予曰：其惟聲字乎？凡文之抑揚高下，輕重疾徐，吞吐浮沉，伏起頓挫，誰非聲者？能於此際轉換得清，則無之而不清；於此際調劑得妙，則無之而不妙。沈約云：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陸機云：審殿最於緇銖，定去留於毫芒，皆在聲。

字致意耳。因戲謂史記左傳皆有絕妙點板。未可任意誦去。如溪撫案大叫以爲知言。

山惟轉則秀、水惟轉則活、文惟轉則靈。試取史記漢書及古人名篇讀之。彼其滔滔汨汨、渾淪磅礴、徹首迄尾、似無復斷續可尋。及細窺其脉理、則逐段逐節、界畫井然、特其起承無跡、轉合有法、長短伸縮之妙、有非深心人未易測度者。晉魏六朝所以遠遜秦漢者、爲其

乘言
卷之四
九
段落太明轉折太露耳

謝朝華之已披、啓夕秀於未振、千古新新不已之妙、盡於此矣。

擬議以成其變化、誰謂文章不從古法中來、

劉禹錫云、三代之文、至戰國而病、涉秦漢復起、漢之文、至列國而病、唐興復起、夫政靡而土裂、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故必混一而後大振、語出創獲、自是正理。

諸史之文，馬遷爲冠，諸子之文，孟子爲尤。

兩漢文字，亦有唐宋人所不肯爲者，唐宋文字，亦有兩漢人所不能爲者，未可矮人觀場。

韓退之文，絕似馬遷，蘇長公文，絕似孟子。

韓退之、毛穎傳，直欲與七十二傳爭雄，徐偃王碑、平淮西碑、曹孝成王碑、方之十表，真堪伯仲以敵矣。

先秦西京而後，若唐之韓柳、宋之歐蘇，皆卓然

自立於宇宙之間超然特出於氣數之外不
得以時代拘之

報任少卿書畢竟出膺手非子長作以其精神
氣骨自不相肖也

文至六代浮靡已極大雅淪亡要之自西京之
末東漢之初如賓戲客難解嘲釋誨達旨等
篇固已浸溇萎蕪漸逗駢驪矣至如仲舒鄒
陽皆西京一時之選天人三策何其不振獄

中一書何其不倫。乃知以時代爲賞鑑者耳。
食之見也。

文章起句最難得佳。唐宋人每以此競竒。如杜
牧之阿房宮云。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
出。李華弔古戰場云。浩浩乎平沙無垠。曼不
見人。河水縈帶。群山糾紛。黯兮慘悴。風悲日
曠。蓬斷草枯。凜若霜晨。鳥飛不下。獸挺忘群。
亭長告余曰。此古戰場也。皆突兀驚人。不肯

作猶人語

柳州諸記皆瑰瑋奇特超出諸文之上

杜甫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韓子蒼云作詩文常得文人許可乃自不疑予謂得失寸心知當是老杜晚年自信後語耳若無老杜之自信何可無子蒼之自下

人謂李杜工於詩不必工於文老杜姑無論若李白送侄嵩遊廬山序及送張承祖之東都

送烟子元演隱仙城山序皆森挺竒異仙氣逼人使人讀之飄然如在蓬萊方丈間豈文人學士所能摹擬

唐文自昌黎河東而下其中拔竒領異凌厲往昔者亦匪一人予讀李商隱所作元結集序異思創格怪語險詞怒鬼嗔人開天闢地直與禹碑石鼓文爭雄千古沈光作太白酒樓記亦激昂悲壯沉鬱振蹈獨步一時

古今文字安章頓句之妙轉軸接脉之巧出沒
變化不法而法不奇而奇者前有孟子後有
馬遷而已

刺言卷之十四終

刺言卷之十五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四

炎帝神農氏開物成務萬世永賴何況當世史
稱其欲侵陵諸侯諸侯咸歸軒轅則炎帝其
有遺行歟恐未必然軒轅生而神聖竊意諸
侯卽共推尚當三讓固辭阪泉之野親帥師
而爭之至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之戰凡三

戰而後得志焉。則軒轅不且爲纂弑之嚆矢歟。恐又未必然。三皇之事。若存若亾。此等語。或出戰國好事者爲之。論世者當別具心眼。乃可耳。

四凶之號。始於戰國。萬章偶聞而舉以相質耳。其實鯀非凶人比也。當時四岳咸薦。四岳皆千古神聖人。豈無見而漫爾汲引者。意鯀聰明才力。必度越在庭師濟輩什百。而其一

孜孜急急、艱險不避之真心、又自確然不欺、
於方寸是故堯曰不可、四岳曰盍試哉、等之
未有賢於鯀者、而惜也、剛愎自用、又穿鑿多
事、不審於順逆之勢、是以九年而迄無成功、
惟其九年而迄無成功、故鯀不得不爲法而
受誅、惟其爲法而受誅、而心事實無所欺、故
天亦鑿其衷、而佑其子孫、或乃謂顓頊氏有
不才子、謂之檮杌、卽鯀也、此尤荒唐、未可信、

禹下車而泣罪人非泣罪人也自泣也其言曰
堯舜之人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爲君百
姓各自以其心爲心試想此段精神肫懇惻
怛真有跼蹐弗寧者豈爲罪人泣耶

胤侯掌六師其權不可謂不重其責不可謂不
專然權歸后羿而胤不能早防其微相居商
丘而胤不能明正其罪胤亦負仲康首任德
意哉胤征一篇數義和罪狀不過爲其荒迷

於酒廢棄厥職以視后羿則放飯流醎之於
齒決耳又何釋其大而懲其細也

舊臣靡其夏后社稷一个臣乎少康生長有仍
勢極堙微而浞克殘暴戾弑戮無遺少康之
不爲灌鄗之踵者幸矣而圖迴謀慮卒還夏
祚竟不露些子鋒鋦何其杜機之深而發光
之固也乎惜也其事與姓俱溼不得與五子
之歌諸篇同留天地間也

伊尹相湯以伐桀而不聞有叩馬而諫之夷齊
放太甲於桐身乘太阿而不聞有流言之管
蔡於桐旣歸還政厥辟而不必有風雷示儆
之金縢伊尹其賢於公且耶則時世之趨人
心之異耳

周公之避居東都也告於太公召公曰我之弗
避我無以告我先王然則大聖人亦有嫌疑
之避乎非然也聖人不爲一身計不如此無

以鎮羣情而安社稷耳。

魯侯潰弑君自立而昭王不能討。朱子謂周綱
凌夷自昭王始。然昭王南巡不返。穆王不能
興問罪之師而返諱之。周綱之凌夷不愈甚
乎。乃猶命呂侯作祥刑之書以告四方。不審
膠舟致天子溺歿當得何等罪也。

管仲之見用於桓公也。雖以高國之世臣而不
能有加於其上。晏嬰之見用於景公也。雖以

諸田之日盛而不能少阻於其間固兩霸主信任之專要之兩公之德望事業亦自有足以懾服之者不然彼皆重臣世執國柄肯俯首從其下耶

鄭莊與周戰射王中肩罪逆極矣乃復夜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此其辱更甚於射吾不知周君爾時何以遣發此賊然不能矣嗟夫

蘇季合從之謀實當日攢秦上策季不處合從

之謀必不解。合從之謀不解。六國必不亾。季之成。合從之謀之解人也。實天也。愚尤惜合從既成。六國猛士雲。謀臣雨。西向而責負周之罪於秦。舉岐雍豐鎬之地。悉取而還之。周不庶幾哉。與一匡之烈。比隆哉。計不出此。而僅僅相約。以備秦。此子輿所以妾婦季也。

張儀曰。當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事。史臣摹其心事。以爲儀。感季子之成我。而姑籍秦以報之。

此不情語也。當蘇君之時，儀真不敢言事，彼其合從之謀，得之揣摩者已素。六國狀如連鷄，勢如伏弩。秦卽強，儀卽竭智爲秦謀，其不能引兵而出函谷關一步，勢也。雖欲不箝口以聽，烏可得乎？

王翦爲秦伐楚，請於始皇曰：「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當時不以爲要挾，比至軍，楚數挑戰，堅壁不出，日夜休士洗沐而善飲食。

撫循之至軍士相戲爲樂當時不以爲師老
行至灞上數請美田宅園池至關又請善田
者五輩此雖出翦自堅之策然無饜甚矣當
時不以爲貪黷於此想見初秦文罔之寬廷
議之慎廟筭之周其一六王而并九有也豈
偶然哉

騶衍史稱其深觀陰陽消息而作迂怪之變夫
深觀陰陽消息則其持論必有原原本本者

矣果迂怪乎哉終始大聖之篇十萬餘言豈
無據而言者以爲闕大不經何也況其所謂
推而大之者必先驗之小物所謂推而遠之
者必先序今以上至黃帝所謂因而推之者
必先列中國名山大川及物類所珍衍之必
不作妄語人可知矣而惜也其書不傳於世
空令人懷想千秋上也

馮驩其三千人中第一俊傑乎焚券不取義利

之辨晰矣。客散獨留，臣主之誼篤矣。日中數
言曠達之識著矣。單車入秦，卒復齊相，幹旋
之機妙矣。惜也。田文不能汲引而大用之，媿
同升之。公叔文子遠哉。烏在其能好士也。
以一咲故而便欲斬君之美人，頭禿者亦太橫。
以客稍稍引去故而卒予禿者，美人頭平原
君則賢矣哉。然此禿者不能如毛薛之却秦
兵以歸信陵也。不能如侯嬴之刎頸以送平

原也不能如黃歇之舍身以脫秦甲也。又不能如李同之身赴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毛遂之叱楚定從。以三寸舌強於百萬師也。碌碌罷癘靡所表見。空負美人一死。美人有知。不當復大咲地下耶。

范睢蔡澤蓋當時策士之最卑劣者。觀其待須賈一段。費却幾許周折。直是市井小兒詡詡態。從唐舉相持梁刺肥數語。抑何其驕矜而

不能自禁也。中間伐魏拔懷，收韓買趙，東取周室，兩人雖未必無少經畫，然胸中總被富貴二字填塞，非真欲以功名顯者，懼禍及身，先後引退，正如小兒攫得一餅，復恐有人從傍攘去，則逸而走耳。豈誠知止不辱者哉。

樂毅與管仲齊名，賢如武侯，自比管樂，則毅是何等人品。今考其始末，初仕魏，爲魏使於燕，燕昭以客禮待之，卽委質而臣於燕，伐齊之

後卽墨不下，留狗五歲，亦太迂且遲矣。燕惠使劫驕代之，又畏罪而降於趙。一人之身，倏魏倏燕，倏燕倏趙，視其主不啻奕棋。然曾謂不二心之臣而若是乎？夫子糾小白當時君臣之分未定，一兄一弟，又非判然兩國，仲之事桓又在糾死之後，未仁之疑猶且未免焉。不知何以爲毅解。

馬遷作史記游俠刺客，可以不爲列傳。今觀刺

客傳中若曹沫豫讓凜凜皆千載有生氣人
彼專諸荆軻聶政特奸人之雄盜賊之無忌
憚者耳不當同類而並傳之曹沫豫讓之與
荆軻聶政同傳也猶之老子之與申韓同傳
也皆史遷意見之偶失處

智伯以國士待豫讓讓必爲報仇而歿以爲能
報恩則可以爲能不懷二心以事其君則不
可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豈以衆人國士異其

報哉必如豫言則桀不得有關龍逢紂不得
有比干矣再譙之婦爲其後夫死而尤前夫
以寡恩也誰其義之

田單神師惑敵亦近迂夜縱火牛亦近拙其得
力處全在縱反間於燕使以騎劫代樂毅耳
最不可及者全燕以百倍之師卽墨以單孱
之卒相持數載固守不下百計經營卒收奇
績乃爲直將軍耳

魯仲連立譚數言，新垣衍爲之下拜，不敢復言。帝秦繳書聊城，燕將見之，涕泣三日，仰天自殺。彼儀秦輩，能與爭雄否？至於功成卻賞，脫履而去，不爲富貴少訕，此豈無所揆而漫焉以噉名者等？子由稱其爲戰國以來一人，愚謂若連者，蓋被褐懷玉，藏器以有待者也。若遇湯文，其必爲伊尹太公之儔，何疑？

太史公於魯仲連小贊，謂其指雖不合大義，非

也當七雄龍鬪秦焰方張邯鄲之圍平原新
垣衍輩爭欲帝秦而連以一布衣壺壺譚說
力持不可至欲蹈東海而死謂不知大義者
而能之乎

或謂僖負羈非純臣也方曹君無禮於重耳負
羈身爲老臣而不能諫與碌碌者何異壺餐
加璧私以相遺無乃自貳於國乎曰非也觀
晉師入曹數之以不用僖負羈之罪則負羈

豈緘默不言者、壺餐加璧以致禮焉、外亦曰
使彼知曹未始無人焉、老成謀國、或別有
所見、何可輕訾也哉、

始皇之罪、莫大于焚燒詩書、愚竊妄議此一舉
也、功與罪殆各半焉、何也、羲皇而下、三代以
前、其間聖作賢述、國史家乘、倚相之所讀、伯
益之所紀、外史之所掌記、不知其凡幾、至今
而烟鎖灰燼、無復隻語之存者、誰爲厲階、則

秦誠不能無罪然忠質以後周文日盛迄乎
末季游譚颺起其間離經畔道之詞支離漫
衍之語當不僅富惠施之五車累洛陽之千
兩矣使非祖龍一炬其熒視聽而惑人心禍
豈眇小秦亦不可謂無功哉謬謂當始皇之
世使丞相斯與史官博士斟酌考訂略倣宣
尼刪削微意自六經正史而外凡出于戰國
游說浮浪不根之書足以惑亂黔首者悉詣

守尉雜燒之。豈不庶幾哉。與長城郡縣之制。並功不朽哉。不務出此。而額然惟。更是師。非秦紀者。悉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于是乎秦之虐始橫。而坑儒之名。所由歸矣。以爲罪也。不亦宜乎。

李斯初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其志非不偉。事秦三十年。拓地開疆。卒成一統。其才非不高。高。豎之謀。以爲不可反復。持論至于流涕太息。

其義非不正只是識力不足以自持智謀不
足以馭奸而又持祿固寵戀戀惟恐或失故
卒爲高豎所眩而高因得以玩弄於股掌之
上矣使當高豎進說之初確持大義力能制
則制之不能則委曲以啗之當是時太子扶
蘇故在也而又握重兵於上郡有蒙恬以爲
之將上郡之去關中非甚遠也籍第令馳一
使以密告之正大位清君側是不亦事幾之

可爲者哉。計不出此，而優游不決，阿諛取容，至爲督責書，以冀苟免。愚哉！雖被刑戮，亦何怨乎。

漢高功臣淮陰、騾布等，皆以誅滅，獨蕭何超然於走狗良弓之外。此非高帝之能忘，何亦非何之能相忘于帝。而何之客之爲何計者，實周也。嘗觀其行事，其履危蹈險，幾于不免者屢矣。帝與項羽相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

子孫昆弟悉詣軍。何幾族自將邯鄲，使使拜
何丞相，益封置衛。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
何幾族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非
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污。何又幾族及後爲
民請苑，倏而怒。倏而械繫，若侮小兒。然非王
衛尉侍從容解，譬何又幾族。然則何之不與
韓彭諸公俱滅者，倖哉。君子以是窺帝之猜
毒，少恩亦以笑。何之隱忍受辱，幾于頑鈍。無

耻矣。視飄然從赤松子遊者，品何如哉。

淮陰侯之不反，古今多爲之辨說者，謂帝之殺信，陳平僞遊雲夢一語，有以成之。予謂知信莫如何，能用信莫如何，夫旣知信用信矣，顧不惟無救之已也。且陰爲之謀焉，是何心哉。帝嘗械繫何矣，王衛尉從容力爭，帝爲不憚。卽日使使持節出，何之力能得於帝奚啻。衛尉獨不能慷慨出一語爭耶，而依阿唯唯。

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勳受無罪之誅誰之責也然何本戀榮固寵人一味只是怕死懼禍及已遑恤其他去陳平一間耳

漢高大封功臣可謂一飯必報者矣而紀信親脫帝阨視死如歸獨無半通之綸及之當時漢庭諸臣亦無有一人爲信言者豈帝旣尊貴諱及困厄時事抑羣臣無敢觸其所諱耶帝太少恩哉信蜀西充人予爲西充令時訪

問有紀公村子姓繩繩衣冠振振蓋巋然望
族也天之報施何必減於漢之封誓哉

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跨下其摧剛爲柔詘
強爲弱此豈少年無賴子語耶竊意圯橋老
父屠中少年皆千古神物也跪而納履俛而
出跨下皆千古英雄也非神物無此點化非
英雄無此領受

陳平嘗燕居深念陸賈往謁直入坐而平不見

賈曰何念之深也非患諸呂耶平曰然奈何
愚謂平非患諸呂也患已之不免於禍重爲
漢罪人耳當辟疆請拜呂台呂產爲將平出
一言折之呂台輩必無敢覬覦誰實許之者
平也呂后欲王諸呂王陵輩皆守高帝約以
死力爭使平與勃亦以死爭繼之呂后亦必
無敢斷行誰實成之者平也平反復思念使
呂后事成我終爲漢室罪人事不成我尤爲

呂賊戎首成與敗皆無可以自容爲之奈何
幸賈教以交驩平勃而呂氏之崩又適在平
勃之先故諸呂滅而平適會其成功得以自
解免耳全社稷安劉氏君亦不如臣此語誰
欺哉

司馬相如當不獨詞人之雄也當時畧定西夷
使邛笮冉籠之屬皆爲內附沫若牂牁之地
悉歸版圖斯亦韎韐跼跂之輩所不能數數

得之者矣而史不載其行事卽相如所撰著
自諭蜀難父老二篇而外寥寥無及焉豈文
人不欲以武事見耶抑時無好事者爲之搜
尋而論著之故涇滅而不章乎惜也

讀酷吏傳意其人當是峭直不阿多所執持者
及觀其行事乃大謬不然張湯爲廷尉卽上
意所欲釋予監史輕平者卽上意所欲罪予
監史刻深者杜周亦爾上所欲擠者因而陷

之上所欲釋久繫待問而微見其寃狀陰陽
人主與俱上下蓋希世取寵人品之最無骨
力最無血性者視張釋之勁挺不回持天下
平者何啻鳳凰之翔千仞哉

李廣之下馬解鞍或以爲亦幸而虜不至耳廣
之踈略於此可徵予謂當爾時事窮勢迫其
計亦不得不如此所謂死中求活也舍此更
有何策耶

霍光之廢昌邑王不無遺議予謂其可議不在廢之之時而在立之之日昌邑在藩邸時舉止乖戾中外所知觀中尉王式之諫尚赧焉有忝侯服况於九五大統光顧命大臣不博求明聖有德之人而立之而苟且冒昧反覆其手無乃以人國倖乎史稱光爲人好權矜氣茲舉也無亦心知其不副姑置焉而更廢之更置之以自張其威柄乎若是則不忠不

知則不智兩者吾於光不無少疑云

楊雄韓愈直是文人之俊傑若必以聖學求之
都未免大醇而小疵雖然美新投閣愈之所
不肯爲原道三品雄之所不能作楊豈韓匹
也耶

太尉黃瓊劾奏尚書周永以爲永素事梁冀假
其威勢及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奸計以
獲封爵可謂直破小人鬼魅情狀矣然考桓

帝始褒崇梁冀時使朝臣共議其禮胡廣等
誦異功德以爲宜比周公而瓊略示裁省請
令合食四縣比於鄧愈夫瓊一時名士使誠
不可卽抗言糾正如張廷尉之不拜嗇夫公
仲之不與歌者田豈不偉哉而依阿淟忍斟
酌季孟之間此所謂伍十步百步之分耳使
周永還相詰問不知瓊何以置對

李郭之亂長安大饑獻帝出太倉穀豆爲貧人

作糜疑其廩賦不實乃於殿前作糜施之或
曰此雖非王政大體其愛民一念亦有可取
者予謂王政之所以崇大體非獨以執要去
煩而已正以紀綱名分全藉此一線維持若
一切委而棄之則天下豈復知有冠履之嚴
等威之辨哉子產鄭之大夫耳溱洧之濟孟
子猶不滿焉况天子哉

程子云漢儒近似者三人董仲舒大毛公楊雄

也。仲舒毛公吾無議矣。美新投閣，雄乎不知於儒者何似乎。

文中子曰：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或謂魯兩生稱禮樂必積德百年而後興，今何言之易？予謂文中子非必指禮樂之精蘊，要亦自其氣數聲容言之耳。當時禮壞樂崩之餘，先代制作已茫然無復可考。孔明以絕代聰明，其於周官世府之所藏、太史伶倫之所

紀必有詳考其制而妙晰其解者而所輔相者又龍準奕葉非若篡逆之魏狡獪之吳不可以告宗廟而格神祇者比使其不死而漢祚終復制作聿新洋洋纒纒不庶幾與三代爭烈哉蘇子曰禮樂之卒以不成者非其材之不逮學之不至過於論之太詳畏之太甚也得文子之意矣

文中子可謂隱不違時通不徇俗者矣方其詣

剝言

卷之十五

二十

闕獻策身任太平此豈貿貿漫言爲富貴謀者哉弗用而歸著書自娛累徵不起庶幾乎進禮退義之君子矣而或者以爲隋文方黜儒術通欲鼓瑟齊王之門自取黜辱非席珍待聘之道也不亦淺之乎知通者耶

王通之續經也楊雄之擬易也說者咸以爲僭而罪之夫希聖希賢自是儒者本等事卽其學不無醇疵要之其出言爲楷肆筆成書也

曼隻時流萬萬矣。何僭之有。世道交喪。禮樂不興。其間踰名犯分。敢於僭亂。而恬不爲怪者。不知凡幾。何獨於聖人之學。而使人趨趨。躡躡。避僭逆之名。甘暴棄之實哉。故數子者。議其未醇。則可譏。其爲僭。則不可。

華歆管寧耦而耕。有遺金於地。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棄之。人以此定華管之優劣。愚謂兩人雖有視不視之分。其見有金一也。其爲矯。

情徇物亦一也何優劣之有

馮道販國老賊歷官四姓身事十主王荊公謂其能屈身以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近世李卓吾亦附其說而極稱之予謂論人者先論其大譬如失節之婦朝孫暮李縱使所至之家在在安和人未有不鄙其狀而羞之者使遇漢祖唐宗能免丁公之斬德彝之誚耶陶靖節在彭澤纔八十餘日嘆曰吾豈能爲五

斗米折腰卽自解印綬去此等人直是心地
高潔絕不拖泥帶水其實胸中經濟未知何
如也

陶靖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怡然自得旁若無
人蓋不獨有隱趣兼有隱才矣今人卽有此
趣能做此事否

晉范甯謂王弼何晏之罪深於黜紂以爲王何
茂棄典文幽沉仁義以致禮壞樂崩中原傾

覆遺風餘俗、至今爲患、桀紂縱暴、一時自喪
之患、小王何流弊異代、迷衆之罪大、此與孟
子好辨篇語意大同、皆足斧鉞千秋、拯拔萬
世

何曾侍武帝晏退語諸子、謂帝無經國遠猷、惟
說平生常事、殊非貽厥孫謀之道、且指諸孫
曰、汝輩必及於難、然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
箸處、奢靡暴殄、恬不爲意、迄乎子邵孫綏、汰

侈尤甚則所謂貽厥孫謀之道何其明於責
主而暗於自責也其不數傳而子孫駢戮靡
有子遺所謂自遺伊戚非耶

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侃此事無
乃太癡大丈夫卽不欲過爾優自有多許當
習事何必乃爾然侃亦聊以媿夫清談廢事
者耳果徒習勞乎哉

劉胤爲郭默所殺王導以默驍勇難制欲以爲

江州刺史討賊之義謂何而猶曰遵養時晦何其怯耶陶侃曰默殺方州卽用爲方州默殺宰相便用爲宰相乎此其氣固已吞賊矣其兵出而就縛也宜哉

庾翼薦桓溫於成帝以爲溫有英雄之才宜委以方面之任而至於殷浩柱又方負時名獨弗之重曰此輩宜束之高閣俟天下太平徐議其任耳此真英雄語也以視深源不起當

如蒼生何之語便覺腐氣

刺言

卷之十五

二十四

刺言卷之十六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五

隋唐之際群雄並起各據一方惟竇建德舉動
然有懷仁仗義氣象聊城之捷生擒宇文化
及先謁蕭皇后素服哭煬帝盡哀存撫百官
然後執化及之黨及隋官而斬之此其地步
固已占得極高及每戰克城所得資財悉分

將士妻曹氏衣不統綺服役婢妾才十餘人
化及所得隋宮人千數卽時散遣義利公私
之間又何其見得分明也惜也虎牢之役不
聽凌祭酒策顧小信失大事竟爲秦王所獲
要之舉動正氣不作鼠竊狗盜態建德亦高
光之儔哉安得以成敗少之

唐之得天下也李靖功最多漢之得天下也韓
信功最多然唐祖初定京師以靖嘗自囚上

變將斬之靖呼曰公起兵爲天下除暴亂乃以私怨殺誼士乎唐祖釋之漢王之入蜀信爲連敖坐法當斬信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物斬壯士滕公竒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兩公功烈同前後事亦相同愚謂兩公固自英雄正惟聞言立釋者抑復英雄耳

王君廓無賴子耳唐祖東都之戰廓以十三人

破賊萬衆此今古所無。愚謂此十三人只是
敢死拚命一往不迴耳。豈有他謬巧哉。太宗
嘗語侍臣。昔藺相如叱秦王。目眦盡裂。君廓
往擊建德。李勣過之。發憤大呼。至耳鼻皆流
血。勇何啻過相如哉。觀此語。可想見當日提
十三人破賊時也。

李勣夙以忠力著聞。太宗嘗親爲剪鬚和藥。以
愈其疾。又令得乘馬出入東西臺。恩遇最優。

渥矣。後屬以太子曰。公昔不遺李密。豈負朕哉。然昭儀之立。長孫褚遂良輩咸守正力爭。而勣獨曰。此陛下家事。何須問外人。卒使武氏立。而唐祚幾覆。勣亦大負太宗哉。忠力夙望。謂何。

李勣疾革。召第弼屬。以諸子使慎察之。曰。無令後人笑吾。猶吾笑房杜也。本傳云。未幾子敬業反。卒夷其族。殆若深爲勣惜者。然敬業非

反唐反叛唐者耳至今讀討僞一概凜凜義氣千古稱快其爲勦光榮多矣何必帶礪之盟世世無失而後爲世之不顯也哉

房玄齡初杖策謁秦王於渭北一見卽如故舊共參大計張良兵法爲他人言多不省及遇漢高語輒稱善古來明良相遇皆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非獨其臣不自知卽其君亦不自知故曰莫之致而至者天也

魏徵之失不在委質太宗亦不在不死建成之
難而在不能勸建成早辭潛邸退就藩服反
勸其早除世民以速其亡也至語世民曰先
太子早從徵言必無今日之禍此尤絕可笑
夫以世民之神武又有房杜虞薛李許諸人
爲之輔建成卽有謀恐摧枯拉朽禁門之血
當不待於後來矣

岑文本位致宰相不殊寒素有勸其殖生產者

輒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
秘書郎縣令耳今無汗馬勞徒以文墨位宰
相奉稍不薄尚何復事生產乎愚因憶乙丑
冬在京師訪江夏賀對揚司業於旅邸所居
環堵瀟然惟餘圖書數卷司業曰吾始爲諸
生餼廩於庠家大人喜溢顏面謂他日庶幾
從明經得一官可以結局後舉孝廉爲應城
諭益大喜過望當爾時豈謂復有今日如是

而猶營營更生他想者不謂之失其本心耶
予聞而嘆服嗟嗟今人畔援欣羨無復饜足
都只從進步處懸想耳繹二公之言不亦可
以少息已夫

文皇嘗云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
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桀不
墮嗟乎喋血禁門推刃同氣此何等事哉而
猶謂損少過微也將誰欺欺抑文皇之爲此

語也其有赧心於往事夫

郭子儀單騎見虜千秋偉之子謂子儀定先有
一段絕妙作用使虜相信而不疑乃單騎往
耳不然輕身委敵不幾爲暴虎馮河之徒也
哉蓋予於渝州之賊身試之矣

令公窮奢極欲正與鄴侯買田宅自污意同而
致堂胡氏乃致疑焉何也

裴行儉嘗與突厥戰既立營亟命徙高岡比夜

風雨暴至、前營水高丈餘、衆駭嘆、問所以、儉曰、自今、但如我節制、勿問我所以、知、愚謂此語說得絕妙、前知風雨、此亦易事耳、若明說出、則有何味、惟云云、乃驚猶神明矣。

白居易繫意聲歌、放懷文酒、似乎柔情膩骨者、予觀其奏對殿中、論執強鯁、帝或未俞、輒曰、陛下誤矣、上爲之變色、所獻虞人箴、義正詞嚴、字字峻凜、不進其君於古帝王、不已、此何

等肝膽哉。意聲色文酒之娛，亦姑借焉以寄其牢騷慷慨之意云耳。

武后讀李敬業起兵一檄，謂左右曰：「此誰爲之？有如是才而不用，亦宰相之過也。」初，郭元振爲通泉尉，所爲多不羈。后召元振詰問，旣與語，卽器其才，因索所爲文，得寶劍篇，大奇之。卽進位奉宸監。后雖淫狐，然能有此鑒賞，亦大可人也哉。

尉遲敬德晚歲閒居修飭池臺學延年術張子
房既佐高帝定天下卽辭去從赤松子遊英
雄結局徃徃若此非獨善處功名之會也

李鄴侯張留侯皆神仙中人也然漢高欲易太
子良用四皓計定之唐宗欲易太子泌以苦
詞固爭之兩人功在國本亦偶相同

肅宗賜李鄴侯之句云夜抱九仙骨朝披一品
衣此可謂富貴神仙矣然天下那得有此便

易事嘗爲掀髯一嘆

朱滔之攻貝魏也。賈林復爲李抱真說武俊使
其合兵攻滔。武俊從之。軍於南宮。抱真自臨
洺。引兵會之。時兩軍尚疑。未有堅決。而抱真
竟以數騎直詣俊營。叙國家禍亂。天子播遷。
因持俊痛哭。俊亦感動。悲不自勝。指心仰天。
嘆曰。此身已許十兄死矣。遂約爲兄弟。連營
合進。大破滔軍。嗟夫。至誠待人。卽胡越可聯。

爲肉骨狙詐御物卽親戚亦化爲讐仇抑以見抱真英雄舉動磊磊不凡與齷齪書生蹈踏利害者奚啻千里

唐憲宗問李絳人言外間朋黨太盛何也絳曰此群小欲害善人之言也夫君子與君子合豈必使之與小人合然後謂之非黨耶此語可謂詞不煩而意獨到

劉蕡落第至使登第諸公自謂厚顏且願回上

所授以旌黃直則黃亦不可謂不榮矣奚必
題名鴈塔看花長安而後爲得意哉然李邵
推賢讓能不以己之登第爲榮而以黃之落
第爲媿則邵亦賢者哉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爲中國患郝靈荃得其首
自謂不世之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
者從此生事因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
痛哭而死竊疑璟賢相也靈荃功果不世豈

得以黷武之慮而故抑其實無乃非激勸邊
圉之道乎及觀他史載默啜擊拔曳固破之
歸不設備拔曳固迸卒突出斬之是時郝靈
荃使突厥偶得其首以歸然則斬默啜者非
靈荃功也璟特不欲明言以傷中國之威耳
而靈荃至痛哭而死胡不自度也耶

李抱真爲澤潞節度副使籍民三丁選一壯者
免其租徭給之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

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不費廩給予
嘗妄意今日兵弱已極猝有警至招募借援
毫無實用莫若令九邊附近郡縣及河北三
輔重地一訪抱真此法設誠力行不二三年
所獲精銳何止數萬但所謂歲暮都試行其
賞罰此法難以徑行當有可商耳

世傳宋璟鐵石心腸至其爲梅花賦乃轉覺斌
媚何也予獨以爲不然觀其賦中云擢秀敷

榮冰玉一色胡雜選於衆草又蕪沒於叢棘
匪王孫之見知羌潔白其何極又云栖跡隱
深寓形幽絕耻隣市塵甘遯岩穴江僕射之
孤燈向寂不怨淒迷陶淵明之三徑投閒曾
無情結諒不移於素性方可儼乎君子之節
然則公之高懷勁節固已隱然流溢於楮墨
間矣何曾有些子斌媚氣耶

盧懷慎與姚崇同居政府崇號爲一代賢相慎

不免伴食貽譏千載而下論者但原其清謹
儉素不媿羔羊之風而不知其虛懷折節每
事一聽於崇曾不少掣其肘以視休休之德
量殆庶幾矣使崇措一事於前慎復規一策
於後十年九牧一國三公其不至敗乃公事
者幾希故廬之清謹猶可能也其虛已以成
人之美不可能也而以伴食譏之甚矣其無
識也

有姚崇之精覈故懷慎得以遂其優游有竇叅
之通敏故董晉得以成其逸預然無懷慎則
姚崇亦不得以盡其才無董晉則竇叅亦不
得以舒其志四賢者跡若相反而實以相成
者乎

刺言卷之十七

荆澧戴君恩忠甫著

外篇六

宋太宗論范質曰。宰輔中能循規矩。慎名器。持廉節。無出質右者。但欠世宗一死。爲可惜耳。愚謂此皆英雄欺人語也。趙普嘗云。周世宗待陛下不薄。何以負之。則太祖何不以責質者。自責耶。嘻。非獨宋祖也。唐祖嘗誚封德彝。

矣漢祖嘗斬丁公矣英雄伎倆大抵略同

趙韓王嘗對太宗曰臣以半部論語佐太祖取天下今願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語何其鄙俚真未夢見論語在也予嘗令於巴渝有學博寧君者爲予言曰趙普何嘗有一字肖着論語也耶陳橋之變踪跡詭秘曾知譎而不正之語否遣吏市材營店規利曾知見利思義之語否私庇堂吏飾說瓜金曾知事君勿

欺之語否。淪金匱之盟。倡已誤之說。曾知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惡利口之覆邦家之語否。
致德昭之死。成廷美之罪。曾知是可忍也。孰
不可忍。弑父與君。亦不從也。之語否。以私憾
誣馮瓚。私怨竄盧多遜。曾知犯而不校。以直
報怨之語否。數語皆深文手段。當今韓王俛
首輸服。寧忘其名。關中人亦有韞藉士。

李燾作趙普別傳。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

東晉書卷之十七
與普忿爭夫普當時逃於人非卒莫逃於鬼
責可畏哉巧弄機權人能無凜凜

曾因國難披金甲耻爲家貧賣寶刀曹翰武人
也乃能作此語耶讀之千載生色

太宗嘗問李繼隆曰汝在夏州用何道以制諸
部李曰羌人驚悍但羈縻而已非能制之也
愚謂此千古制夷之上策蓋羈縻卽所以制
之矣雖然羈縻亦譚何容易耶

曹彬宋之名將也。然謂之名相亦可。予嘗讀彬傳。其下江南也。城垂克。忽稱疾。諸將入問。彬曰。余疾非藥石能愈。但諸君克城之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矣。是何等心術。李煜既詣軍門請罪。遇以賓禮。但促其治裝歸朝。而勅數騎待之官門。是何等肝膽。方其總師以行。太祖許以既克李煜。卽爲使相。潘美預賀。彬曰。不然。太原猶未平也。及還獻俘。而上果以太

原爲言是何等神識。上旣吝使相之命，僅賜錢二十萬。彬退曰：人生何必使相好官，不過多得錢耳。是何等雅量。其從全斌破蜀也，諸將爭取金帛子女，而彬還惟圖書數卷。其先爲周使吳越也，致命卽還，絕不受其私覲。是何等節操。旣已位兼將相遇，士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下吏白事必冠而後見，不斥其名。是何等恭謹。傳又載彬周歲時，其家以百玩

置前彬左手持干戈右手持俎豆然則彬之具將相品也夫豈偶然也哉

太宗之欲相呂端也或謂端糊塗帝曰端小事糊塗大事不糊塗予觀端之相業徽美種種未可枚數其大者如奉太子踐祚必捲簾審視而後降階率群臣呼萬歲李繼遷數褻西邊軍士奏獲其母帝召寇準議誅之端聞力持不可備陳其說帝撫髀稱善曰微卿言幾

誤我事斯非大事不糊塗之彰明較著者耶
然愚不難呂端之不糊塗而難帝之知端勝
於廷臣之知端與端之自知也

寇準奉帝親征虜騎薄城我兵敗之復射殺虜
將撻覽當是時虜奉書請盟準不許使者往
來益數準意欲邀使稱臣且獻幽州地以解
斯不亦有宋千載一會庶幾與漢唐盛時比
隆哉而宵人譖之謂其幸兵以自取重準不

得已許之嗟夫

王旦宗室之賢相也予觀公本傳其評丁謂沮
王欽若抑劉承規汲引名賢絕不使知如寇
準嘗短已反力薦之且引以自代是何等識
度澶淵之役約期請立太子契丹乘上出請
歲幣外別假錢幣以覘我虛實旦卽於歲幣
三十萬外各以三萬予之而契丹大慙西夏
言民饑求糧百萬大臣皆不可旦請勅有司

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夏人自來取之，而夏人心折。是何等經濟！却玉帶，辭治第，不爲子孫置買田宅，是何等節儉！其諸徽美，未可枚舉。獨天書之議，不能執持到底，遂以美珠之受爲千古未白一案，予以爲且賢者也。豈爲數顆珠，遂壞生平觀，其斥陳彭年條目，謂不過興建符瑞圖，進取耳。瞋目勅取紙封之，則且豈阿意曲從者，或者反復思之，以爲此事上。

世帝王亦有行之者。且杜鎬所對聖人神道設教，又似有理，故不得已而聽之。夫豈以美珠故哉？綱目書玉清昭應宮使王旦卒，書異端之銜醜之也。無乃太苛刻乎？春秋雖責備賢者，恐書法亦不然。

高宗一見秦檜，卽以朴忠許之。又嘗曰：秦檜誠實，愚謂世間鄙劣人似朴實，陰毒人亦似朴實。鄙劣則貪榮戀祿，名義皆所不知；陰毒則

賊忠害良。天理皆所不畏。檜蓋鄙劣陰毒。合而爲一者乎。高宗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者矣。

趙丞相鼎既被劾。自潮州徙吉陽軍。其謝表有云。白首何歸。悵餘生之無幾。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回。及知不免。先自書銘旌曰。身騎箕尾歸天上。氣作山河壯本朝。語自丈夫當與文丞相正氣歌共雄千古。

虞允文既以便宜破金兵還京口謁劉錡問疾
錡執允文手曰疾何必問朝廷養兵三十年
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輩愧死矣
愚謂正惟儒生乃往往成功耳何也惟儒生
計筭身家之念較輕奮發功名之念較切而
照管世情之念又尚少故事無遺策而功成
不意彼純袴武夫嘍喑宿將雖不乏鷹揚虎
視者流而願欲既足顧慮嘗多既一心以媚

貴游又一心以保妻子又一心以憂讒畏忌
種種諸念橫據胸中能得克文其人者有幾哉
或曰朱晦翁當干戈搶攘之秋從潭南嶽廟上
書首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爲言何其迂濶
而不近於情事哉否否當時華夷倒置忠佞
不分正繇君心未正宸聰未啓如人處閭室
中不能觀見一步又安能辨別是非好醜李
綱䟽議兵事其終亦歸之正心以正朝廷正

朝廷以正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英雄
所見正同安得謂之迂濶

孝宗志於恢復起復劉珙爲荆襄宣撫使珙疏
辭畧曰天下之事有其實而不必露其形者
無所爲而不成又曰願陛下上觀天時下順
人心以修己爲本以求賢爲先以恤民爲重
毋規小利毋濩大謀強固根本靜以待動旨
哉此千古名言亦今日要着予尤服毋規小

利毋洩大謀二語爲今日要中之要云

宋孝宗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
可謂聖主之言然假托爲奸猶不過一己之
愚若夫聚徒鼓衆引類植黨將宇宙蕩蕩平
平世界釀成一個傾側歆邪徑路此則流禍
慘毒不盡投之濁流不快也

呂伯恭少林急一日誦孔子躬自厚而薄責於
人之語忽覺平時忿懣渙然冰釋吾輩終日

讀書而不能少變化其習氣雖富五車窮二
酉能不負媿於伯恭耶

宋端宗是旣崩群臣多欲散去陸秀夫曰度宗
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
成中興者乃與衆共立衛王夫秀夫所謂以
一旅一成中興者蓋指夏少康也吾觀少康
寄跡有虞藏身庖正何等深密舊臣靡相之
布德兆謀圖迴謀慮竟不露此子手脚何等

曲折若當時君臣不忍而欲速其功則少康
身且不保烏能濟得後來大事秀夫天祥一
段忠肝義膽炳炳千古吾無間然惜乎不能
遵養時晦徐圖後舉而急急焉益王廣王之
求衛王之立若不能以旦夕緩者其卒無益
於宋祚也不亦大可扼腕乎

文信公之對元主也曰儻緣寬假得一黃冠歸
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嗟夫此豈文

信公由裏語耶。文信胸中未嘗頃刻忘家。彼其不死誠欲有所爲於萬一耳。謝枋得對魏天佑亦云。程嬰杵曰。一死於十五年以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皆不失爲趙忠臣。然則兩公心事可知矣。

忠臣爲國死。王之王正廷字。作以其。然。似。知。邊。養。行。每。徐。國。在。準。則。其。二。王。子。何。以。也。要。三。陳。公。也。唯。其。也。則。皆。然。

元無文章固也。然予讀處士吳萊之論文云。作文如用兵。有正有奇。正者如法度部伍分明。奇者不爲法度所縛。千變萬化。率作擊刺。一

時俱起及其欲止部伍各還其隊原不會亂
此語可謂得文家之三昧揭之几案間當自
有悟入處

元世祖與趙孟頫論留夢炎葉李優劣孟頫意
優夢炎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耶夢炎爲
宋狀元宰相當賈似道誤國依阿取容李以
布衣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予謂夢炎特
負科名爵祿耳孟頫爲宗臣委身事胡出入

官掖其負祖宗社稷多矣。聞世祖之言能無媿汗沾背耶。

周必大薦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或要於路曰正心誠意之論上所厭聞慎勿復言熹曰吾平生所學惟此四字豈可隱默以欺君乎愚謂孝宗何嘗厭聞觀其語九表云道學豈不美之名正恐假托爲奸耳又嘗語王淮云朱熹爲政却有可觀及熹入奏首以存天理

遇人欲爲言，帝嘉納之。孟子曰：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於當道，愚謂人主非甚昏庸，未有不向道者，第勿阻抑之足矣。故曰：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

朱子門人黃幹云：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得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熹而始著，處士劉因論諸儒之學亦云：邵至大也，周至精。

也程至正也朱子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
正兩公議論皆可謂道脉定案